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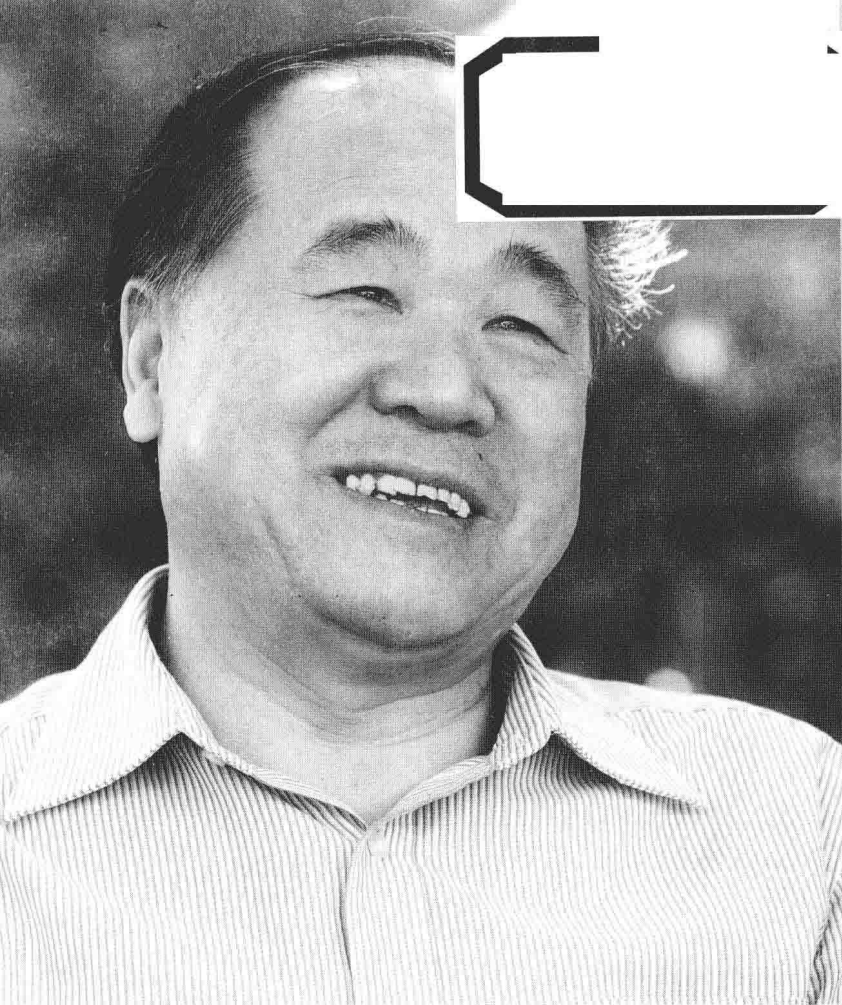
一个草根学者25年追踪莫言作品的读写积累
首部对莫言重点中短篇小说全面解析的著述

浮世的悲欢

莫言中短篇小说细解

张秀奇 覃治华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浮世的心歌

美言中短篇小说细林

藉宏伟题



◎ 张秀奇 覃治华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浮世的悲欢：莫言中短篇小说细解 / 张秀奇，覃治华
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4
ISBN 978-7-203-08977-3

I. ①浮… II. ①张…②覃…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评论-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评论-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1136 号

浮世的悲欢：莫言中短篇小说细解

著 者：张秀奇 覃治华
责任编辑：阎卫斌
装帧设计：谢 成

出 版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030012
发行营销：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4956038(邮购)
E-mail: sxsccb@163.com 发行部
sxsc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www.sxsccb.com

经 销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厂：山西力新印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59
字 数：1000 千字
印 数：1-1500 册
版 次：2015 年 4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03-08977-3
定 价：1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别样的解读(代序)

毛维杰

2014年4月,我收到了一个邮包,打开是一本像砖头一样厚重的书,这是山西晋中学院教授张秀奇先生的专著《狂欢的王国——莫言长篇小说细解》。

莫言获诺奖后,我就不断收到很多专家赠送的研究文集,但这本显然很独特。通过这本书的前言和后语,我逐步地了解了张秀奇先生1954年春生于山西沁县,是晋中学院文学院的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早在80年代初期就在学院中文系主持召开过莫言“红高粱”作品研讨会,引起极大的反响。没有深入的阅读就没有发言权,特别是近几年来,张秀奇先生通读了莫言的全部著作,写了200多万字的研究文字,是莫言的忠实“粉丝”。翻看了张教授的著述,我想象他是一个面容清瘦,戴着大眼镜,身材修长,有点驼背,有点倔强,一丝不苟,治学严谨,特立独行的人。要不是这样,怎会奋笔疾书写出这些不凡的文章呢?

在山东高密,我想象未来的高密东北乡应该叫个“莫言小镇”,应该是山东半岛的一个博物馆小镇,一个跟红高粱文化、莫言作品相关的群馆聚落。我很想在高密东北乡策划建设“生死疲劳印象馆”,一下就想到了山西晋中学院的张秀奇先生,他对“高密东北乡版图上的标志性的建筑——《生死疲劳》”不同一般的解读最有特点。我毫不犹豫地给张老师打去了电话,表达了我的想法,征求张老师的意见和创意。

一来二去,就这样我们在电话里结识了。

我们在短信中,在邮件中逐渐熟悉了对方。张老师就把他的又一部新作《浮世的悲欢——莫言中短篇小说细解》发给我,让我看后写几句话,我浏览后给张老师发了短信:

“张老师您好,书稿我大体浏览了一下,感觉非常好。看过了中外许多解读莫言作品的专家著作,你是独树一帜,自成体系的。能写出如此细腻、耐人寻味大篇幅的文字,绝非一日之功。整部著作贴作品,接文气!有高度,显功力!填补了莫言研究领域的空白,对于普通读者品鉴莫言作品给予指导,对于研究者查阅资料带来便利。莫言独特之感觉,变幻之文体,天马行空之想象,震撼了文坛,冲击着评论界,引无数批评者为此竞折腰。长期以来评论莫言的文集真可谓汗牛充栋,张老师的论著能推陈出新,我由衷感





佩！”

莫言在其散文《超越故乡》中写到：“朴素的小说理论操作方式是：把貌似复杂实则简单的还原成简单的，把故意晦涩的剥离成明白的，剔除人为的象征，揭开魔术师的盒子。”张秀奇老师的新作《浮世的悲欢——莫言中短篇小说细解》就是遵循这样朴素的小说理论来解读的。他深入浅出，譬如得当，整部作品解读了莫言23个中短篇小说。如其中《金发婴儿》就分解了十个细目。分别是：一、作品档案。二、人物介绍（以出场为顺序）。三、故事梗概。四、人物形象分析。五、作品思想与艺术总评。六、精彩片段。七、故事中故事。八、细节采撷。九、锦言妙语。十、精美修辞。有的小说分解到十多个细目。不同篇目，因篇而异，重点突出，细目有别，可谓庖丁解牛，游刃有余。

每一篇目的“作品思想与艺术总评”是先生论述的重点，也是本书每一部作品解读的精彩所在，张老师总是能给人一种陌生新异的感觉，论述既入情入理，又出乎意料。每一部作品的解读像是颗颗闪亮的珍珠，串联成线构成全篇。

如对《透明的红萝卜》这篇小说的阐述，既有整体意象的论述，也有对小说语言的细解。原文这样写到：

小说刚发表后就曾引发过热烈的讨论，在讨论中可谓见仁见智。社会学的解读指认它是“黑孩希望摆脱自身的悲凉处境的潜意识的反映”；有论者根据东方佛学“幻”的概念做出推导，以为黑孩的“幻化”本领实质上是一种“带有创造性的神话思维”，“红萝卜意象”是“劫中人人生的太阳、精神的原自和生命的凝聚”。后来又有人运用精神分析批评方法揭示这个意象的“性学”内涵，断言“红萝卜无疑是一个‘小阳物’的隐喻”，处于竞争劣势的黑孩由“透明的红萝卜”达到一个“模拟的高潮”。

……

粗略统计，作品有近二百处比喻，可谓繁花似锦。钱钟书先生的《围城》25万字，有800个比喻句，赢得人们赞誉，而3万多一点的《透明的红萝卜》仅明喻修辞就这么多，还不说比拟和大量的通感。小说中刘副主任有个比喻很典型：“八字宪法水是一法，没有水的农业就像没有娘的孩子，有了娘，这个娘也没有奶子，有了奶子，这个奶子也是个瞎奶子，没有奶水，孩子活不了，活了也像那个瘦猴（刘副主任用手指指着闸上的黑孩）。”这种原欲宣泄的补充符号，与黑孩相辅相成，完成了心猿意马的原欲宣泄。虽不尽情尽意，也还算痛快淋漓，令人拍案叫绝。莫言语言感觉超好，借此也使作品达到了同类小说中顶尖的水平。

张老师多是“知人论世”，充分深入了解了莫言，认识了莫言，高山流水。他在解读莫言作品《牛》一文中写到：

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拉着牛，在胡同里慢吞吞地走着。杜大爷咳嗽

了几声,说:‘罗汉小爷们儿,其实你是咱村里最有天分的孩子,他们都是狗眼看人低,我把这句话放在这里,20年后回头看,你保证是个大人物!’”

小说叙写的是1970年代的事,20年后就是1990年,如果罗汉就是莫言的话,杜大爷的预言已经变成现实,莫言已是世界级人物了。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第一人称的“我”与作家等同起来,但是,这里却有一个有趣的儿童视角话题,何况,的确莫言小时候经历了那个荒谬的年代,他也确实给生产队放过牛,他也真的有过一个爷爷说他是“不一般的人会有大出息的”。于是,我们确信,罗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莫言的化身,正如《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一样。小孩的眼睛看世界,很滑稽。如果说黑孩是个小精灵,那么,罗汉就是一个小活宝。莫言的童年生活是他创作的源泉,小男孩形象在莫言作品里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不寻常的意义。

这样的论述在别的论著中是不多见的。

相似,是客观事物存在的同与变异的辩证统一。在莫言的文学创作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同和变异。因为同,我们看到了莫言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因为变异,我们看到了莫言文学创作的创新与发展。张老师在文章中,论述了莫言作品同的方面,同时也阐释了莫言作品的变化之处。像《透明的红萝卜》里的黑孩、《罪过》里的大福子、《拇指铐》的阿义、《牛》里的罗汉,论述了其中那些相似的“童年视觉”,但每一篇叙述的角度方式又不尽相同。

莫言的这23篇中短篇小说内在的魂魄是相似的,如果组成莫言小说的元素没有这种内在的相似性,那就构不成莫言作品的风格。张老师每一篇作品的解读是相似的,因为构成张老师解读作品的单元也是相似的。这就形成了莫言作品与论述解读的和谐匹配,组成一部非常完美的著作。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众多的文学评论家之中,张老师有自己的“套路和刀法”。文学的坐标是难以界定的,但张老师对莫言作品的识见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提供了我们认识莫言创作的一个角度。莫言的创作气象万千,张老师的评述摇曳多姿。张老师对莫言作品评论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

按说我不该说什么,阅历身份没资格,学识水平不具备,信手涂鸦,还望张老师见谅!我要向广大读者朋友热忱推荐这部难得的著作。因为这部书是一把金钥匙,能给我们打开进入莫言作品的方便之门。因为这部书像一个资深的向导,能带领我们畅游在莫言作品营造的艺术世界之中。因为这部书充分证明了一个事实,理论著作也可以这么写,也可以写得饶有趣味!请大家打开这部书吧!

2015年1月20日

(作者系莫言文学馆馆长、莫言研究会秘书长)

目 录

- 001 总论:莫言中短篇小说创作途程及景致半月谈
——张秀奇与覃治华对话录
- 227 春夜雨霏霏
——对清新纯美的男女之情诗样描写的处女作
- 247 售棉大路
——一首单纯明丽的乡村爱情牧歌
- 261 民间音乐
——莫言创作历程中一个具有预兆性的重要作品
- 281 金发婴儿
——“更像一篇小说”的小说
- 327 透明的红萝卜
——莫言契合时代性反思风潮、找到自己且具有“母题”意义的成名作
- 373 白狗秋千架
——莫言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的奠基之作
- 403 枯河
——一篇声讨极左政治路线的檄文
- 431 爆炸
——摹写沸腾的感觉世界的爆炸之作
- 463 筑路
——用人物故事表达民间对命运和历史的理解

MULU

495 欢乐

——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里独特的风景

541 罪过

——一个特殊时代被伤害的儿童的心灵世界

567 怀抱鲜花的女人

——在情感诱惑中挖掘人在世俗生存中的尴尬两难
状态

603 白棉花

——闪耀着女性自我解放光芒的小说

647 战友重逢

——对越反击战中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军人的祭文

671 拇指铐

——一篇帮你打开精神镣铐的短篇小说

701 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

——现代都市人无聊与落寞的写照

715 牛

——一篇称得上“牛”的中篇小说

747 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

——对表征着奔腾的生命意识的民间乡土精魂的顶
礼膜拜

775 师傅越来越幽默

——用喜剧的笔法化解生命的沉重

MULU

799 司令的女人

——农民视野中知青后期迷惘状态的生动再现

823 冰雪美人

——揭示传统文化心理对美好人性压抑和扼杀的华彩乐章

857 倒立

——漫不经心却情趣盎然、入木三分的短篇佳作

891 月光斩

——一个惩恶复仇母题的现代演绎

911 附录 1:莫言和评论家对几部有特色作品的论述

925 附录 2:莫言中短篇小说发表刊物一览表

931 后 记

总论：莫言中短篇小说创作途程 及景致半月谈

——张秀奇与覃治华对话录

张秀奇：扫描和评述莫言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但同时也十分困难，通过同你的交流对话，我试图让你补充和完善我跟进不足和视力不及所带来的缺失，能把莫言的中短篇小说创作的面貌说得尽可能全面些。

覃治华：你曾经细读了莫言的十一部长篇小说，完成了百万字的阐释性著作，但你却自知不能全面概括莫言长篇创作的思想与艺术，请了学者王耀文撰写了《乡土的现代性与莫言的小说》作为该书的序。在莫言的文学创作面前，不管你下了多大的功夫，我们必须取谦卑的态度。

第一日谈：一路风景 凝眸回望

张秀奇：的确，在我再次通读了我所能看到的莫言全部中短篇小说后，愈发感到在新时期文学三十多年的历史中，莫言以持久的耐力和丰沛的想象力，创作出数量惊人的作品，他独具特色、卓然独立于小说家的行列，以汪洋恣肆、天马行空的气势形成了他的行文风格。

他对民间山野的忠直之爱，对生存世界的尖锐意识，对现实悖谬的冷峻洞察，对复杂形式的本能狂热，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即描绘了一个个历史、传统、城乡纵横交错的绚丽空间，建构起一个神奇、辽阔、博大而深邃的文学世界。这位创造力卓越的作家的文学世界奇妙诡异、绚烂多姿、丰富且复杂。这是评说难点之一。

覃治华：莫言曾戏称自己“什么都可以写，三匹马——长篇、中篇、短篇拉着我一块儿走”。他不仅写出了《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劳》、《檀香刑》、《蛙》等皇皇巨著，同时也非常看重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他说：“短篇更易于体现一个作家的才华，更能让人思维，体现思想深度。而长篇体现的是阅读故事的快感和作家的写作技巧。其实，在文学创作上，长篇、短篇各有所长，作家不应该单纯地去喜欢什么或是不喜欢什么。”莫言不仅有这样的认识，他的创作态度也是十分认真的。他说：“对于我而言，短篇小说和长篇小





说的创作过程是相同的，别的作家都用零散的时间来完成短篇，而我则集中时间创作，每一部短篇小说都占用整块儿时间来完成。”他承认他“有些偏爱短篇小说创作”，“它可以使人上瘾”。

张秀奇：关键是他的中短篇小说质量很高，诺贝尔文学奖 1994 年的得主大江健三郎来中国访问，他对中国网友说：“莫言的短篇小说非常优秀，特别是他初期的短篇小说非常优秀”，“可列入世界前五位”。显然，莫言的中短篇小说已经进入世界级优秀小说的行列，何况他后来的小说越写越有品位。而且莫言小说艺术手法各各有异，连莫言本人在一次关于他的短篇小说创作的访谈中，谈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时，他坦言“集子收录了 56 部，体现了一个作家多样的创作风格”，对此他“个人十分满意”。

覃治华：多年来，莫言的中短篇小说创作量也相当可观，至少达到了一百五十万字，然而篇目的统计却很麻烦，比如中篇小说的数字就难以精确，被大家一致认同。《红高粱》算不算中篇？如果算的话，那么《红高粱家族》里的另外四章，即《高粱酒》、《狗道》、《高粱殡》、《奇死》系列也应统计在内。倘若《红高粱》不算的话，那么汇集在长篇《食草家族》里的《红蝗》等篇也就同样不能计算在内了。再有，类似《雨中的河》、《弃婴》这样的篇目有人就把它看做是中篇小说，但却编选在短篇小说集子里。还有一些短篇，如《猫事荟萃》等，似乎更像记叙性散文，它将嘲弄性杂文或回忆散文与故事糅在了一起。

张秀奇：近年我们一般笼统地说莫言的中短篇小说一百来部，在 2005 年的时候，有学者说，“从 1981 年登上文坛开始，莫言已经在二十几年的创作生涯中写出了近四百万字的作品，其中包括长篇小说 9 部，中篇小说 24 部，短篇小说 60 篇左右”。其实早在 2000 年 11 月 23 日《今晚报》记者高丽采访莫言时，莫言就已经讲过，“我至今已经创作了 80 多部短篇小说”。而 2000 年 11 月后，莫言至少又发表了 20 个短篇。这也就是说，在莫言看来，他仅短篇小说就已达百篇之数。

覃治华：由于莫言是个多产作家、高产作家，我们除了文体的区分和认定，评述的困难之处还在于，由来已久的对莫言小说的研究中，评论界大多偏重于莫言的长篇小说的研究，而对其中短篇小说的研究则涉及不多，研究相对滞后。从已有的资料来看，对莫言中短篇小说的研究主要见于对少数几部中短篇的研究，如《透明的红萝卜》、《拇指铐》、《冰雪美人》、《倒立》等名篇，评论学者们也主要是针对具体篇目进行文本分析，对于莫言中短篇的总体研究则很少，没有比较系统和全面的梳理和阐述。然而，莫言的中短篇小说同样凝聚着作家深层的思考和艺术追求，展现了作家的艺术感觉、灵气与才气。

张秀奇：尽管中短篇小说创作在莫言的文学创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这一领域被传媒批评所忽视，其原因正像陈思和先生所说的：“传媒批评的背后是市场所操作的经济因素在起作用，长篇小说是直接给出版社带来利益的，所谓的文坛热点也多半是围绕长篇小说的炒作制造出来的，短篇小说基本上被排除在传媒视野之外……”中短篇小说是莫言丰富著述中的一部分，虽然不能完全代表莫言的艺术成就，但通过对其中短

篇小说的分析和总结，却可以看出莫言在小说上不断的追求以及其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

覃治华：莫言的创作历史有着明显可分的由模仿、借鉴到独立创造，由浅而深，由低而高，艺术发展相对清晰的阶段性，呈现出一条有明显趋优走向的良性发展轨迹。

张秀奇：可是你注意到了吗？许多研究莫言文学创作的学者和专家对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莫言创作阶段的划分也是各有各的区分法。我介绍几种：

第一种是两分法：这种划分很简单，以《丰乳肥臀》事件为界，把莫言的小说创作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理由是最能体现莫言思考的作品竟遭到误解，他的生活发生了变化，给了莫言沉重的打击，成了莫言创作观改变的一个重要的催化剂。根据是莫言在《师傅越来越幽默》的后记中说过：“从去年开始，我写作时的心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我写得很努力，就像一个刚刚出师的工匠，铁匠或是木匠，动作夸张，炫耀技巧，活儿其实干得一般，但架子端得很足。新近的创作中我比较轻松，似乎只使了八分劲，所以新近的作品看起来会不会像轻描淡写呢？”事实上，莫言的前期小说中虽有一些轻松幽默的成分，但总体上却严肃而沉重，完全能够看出作家“美学的和历史的”双重追求的努力。如冠名为《幽默与趣味》的小说，在王三变猴子的荒诞故事里包裹着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模式与原型》通过杀人犯狗闹剧般的游街思考农村大龄青年的爱情婚姻问题以及人的欲望受挫后产生的疯狂情绪等等。但在经历风波之后莫言的创作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沈园》、《冰雪美人》、《野骡子》、《师傅越来越幽默》等，至于长篇更有《檀香刑》和《四十一炮》。这些作品举重若轻，描写对象和内容是对现实的高度关注，切入角度和判断立场更多地退到了“民间”。莫言开始着力于关注普通百姓的生活状态，关注历史事件本身，关注人所共愤的社会腐败。他的写作少了那种明显能够看出隐喻意义的厚重，而多了模糊的、难以分辨的趣味与幽默。这种划分法值得我们看重的是《丰乳肥臀》之后被莫言称为是“歇了两年后憋出的第一个蛋”的标志着他重返文坛的短篇小说《拇指铐》，这个节点应该引起注意。

三分法很多。其一，是把创作阶段划分为草创期、定型期和变化期。在文体特征形成的草创期以《透明的红萝卜》为标志，此时作品尽管也有后来被逐渐强化的苦难描写，但整体格调和隐含着的作者声音却单纯明丽。即使像《枯河》这样气氛沉重的作品也透着一种对世界、对人的命运的严肃思考。此时的作家思路清晰，目光澄澈，创作感觉的特异性和想象力初见端倪。叙述腔调和语言特色定型期，以《红高粱家族》为标志，也就是中篇小说《红高粱》时期，是迄今为止获得读者最广泛关注的作品，它为莫言文体特征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最后一个阶段是《红蝗》和《欢乐》这两个明显带有“审丑”意识的作品之后，莫言的声名从高峰坠落下来，直到《丰乳肥臀》达到最低点，由此莫言开始寻求改变境遇的道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在整个创作特征蜕变的过程中，莫言的文体意识也得到了蜕变。从最初强调“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到向往理性让位给感性的



“轻松、自由，信口开河的写作状态”。从借鉴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技法时的猛醒——“我如果无法深入进我的只能供我生长的土壤，我的根就无法发达、蓬松”，到自觉地坚持“个性化的写作和作品的个性化”，莫言的文体意识走向成熟。

其二，是以明确的年代划分。从1981年开始创作到1984年秋考入军艺为第一个时期；从1984年秋至2000年是第二个时期；第三个时期是新世纪以后。论者认为，早期莫言的作品主要描写军营生活和乡土社会的凡人琐事，风格柔美清新；中期深受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以高密东北乡为原型，构造出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后期莫言进入新的探索期，在创作风格上开始“有意识地大踏步地撤退”，在继承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将童年记忆、个人体验和现代派艺术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了诡异而绚丽的艺术风格。

其三，根据莫言创作特色分为早期、中期和后期。1973年创作《胶莱河畔》到1985年发表《透明的红萝卜》视为他的早期创作，主要表现独特的生命体验；1985年《白狗秋千架》到1995年《丰乳肥臀》创作完成，视为中期创作，典型表现为中西文化的碰撞；后期创作是指1998年《拇指铐》至今，归结为向民间文学转型。我以为这种划分对前后期的界定有一定的道理。据我所知，与此划分略微有些差别的是将莫言的创作划分为处于发生期的模仿经典时代（1973年创作《胶莱河畔》（未发表）—1984年《透明的红萝卜》），处于发展期的实验先锋时代（1984年创作《白狗秋千架》—1995年《丰乳肥臀》的创作完成）和处于成型期的回归民间时代（1998年《拇指铐》至今）。

覃治华：关于莫言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评论界的确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千秋。我们不妨也了解一下莫言对自己创作历程的回顾总结。莫言在他的《小说的气味》里有一篇《故乡·梦幻·传说·现实》的文章，他说自己从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到2001年已经20年了。这20年的创作过程大致可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代表作是《售棉大路》、《民间音乐》。这些作品虽然也受到了一些赞扬，但其实都是模仿之作，但也是表现了自己在写作上的一点才华，正因为有了这个阶段的借鉴，才有了后来的作品。第二个阶段的代表作品是《透明的红萝卜》和《爆炸》。写于1984年冬，发表于1985年春天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浑然天成，虽然朴素，但却没有《爆炸》沉重的痛苦和《枯河》的彻骨悲凉。第三个阶段的代表作品是知名度最高的《红高粱》，被那么多人津津乐道，应该是一部好作品。《红蝗》、《欢乐》这两个大中篇的发表是第四个阶段。这两部小说让批评和辱骂与自己结下了不解之缘，它们与《红高粱》有不一样的东西，而这样的作品已经不可能再写出了。接下来进入了长篇小说创作的阶段。这是2001年7月青年作家石一龙与莫言访谈时说到的产生了很大影响的说法，曾以《写作时我是一个皇帝——著名作家莫言访谈录》为题在《山花》等书刊上发表，不难推论，莫言对《欢乐》之后最少还有两个阶段的划定，对此我们毋庸置疑。

张秀奇：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莫言也一直在寻求变化，你想7年间莫言都分了四个阶段，那么对《欢乐》之后25年来始终保有着高昂的创作激情的莫言，在九十年代

和进入新世纪十三年来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无论如何都没有停下他追求的步伐，而且是在不断地超越自己，创造新的作品面貌。你能推想出假如莫言现在对自己在当年的话题接着归纳概括，会做出怎样的论断吗？

覃治华：这确实很有意思，但我们做我们的分析判断更为重要。莫言创作的不少作品，在其不同阶段，都成为那个文学时期的标志性创作事件，而且也推动了他的作品不断达到新的高度。我们还是根据他的创作历程和作品实绩来梳理更为切实。说到有趣，此时我想到了叶开先生在《莫言评传》中写到的，“在通过《春夜雨霏霏》、《丑兵》、《放鸭》、《白鸥前导在春船》、《因为孩子》等好几个短篇小说创作的训练之后……终于通过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在高密东北乡的高粱地里搞到了一小块偷鸡摸狗的山包……莫言在《枯河》、《秋水》和《大风》中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咬到了一根《透明的红萝卜》。……这块魔法土地偶尔出现一个《金发婴儿》，飘出一团《球状闪电》，甚至会发生令人难以忘怀的爱情大《爆炸》。莫言吃着《五个饽饽》，穿着《草鞋窰子》，骑着《三匹马》蹚过《流水》，佩着《老枪》，带上《石磨》，出大力流大汗地《筑路》……他播种和浇灌《红高粱》，酿造《高粱酒》，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高粱殡》。……这是一片多么《欢乐》的土地啊！”

第二日谈：描红模仿 初登文坛

张秀奇：大凡出类拔萃的作家在小时候一定是爱好写作的，莫言也是这样。虽然他在小有名气前并未读过中学，更没有系统学习过大学中文系的文艺理论和写作学，但他“上小学时，成绩一直很好，作文尤其好”。三年级时写了一篇《抗旱速写》，曾经被公社中学的老师拿去给中学生朗诵，他自信，如果不发生“文化大革命”，考上中学应该不成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粉碎了他的中学梦。更难得的是他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坚持写作，不放下手中的笔。1973年，18岁的他当农民工去昌邑县挖胶莱河时，几十万民工集合在一起，人山人海，红旗猎猎，指挥部的高音喇叭一遍遍播放着湖南民歌《浏阳河》，夜里他心潮澎湃，躺在地窰子里，雄心勃勃地尝试写一部长篇小说《胶莱河畔》，其内容是民兵连长同妄图砍伤生产队里枣红马的老地主斗争的故事，这是一个阶级斗争的文本，可惜用封窗纸写下的《胶莱河畔》并未完成，被他扔掉了。虽然《胶莱河畔》同后来的写作没有形成整体性的创作阶段，还算不上他真正的创作生涯，但莫言愿把它看做是他的长篇处女作。1978年，莫言在黄县当兵站岗时写了一篇《妈妈的故事》，内容是一个地主的女儿由于爱上了八路军武工队长而离家出走，最后带着队伍回来打死了自己当汉奸的爹，“文革”中却因为出身地主家庭被迫害而死。小说寄给《解放军文艺》，由于借鉴成分较多，没几天稿子就被退回。这是莫言真正写完的第一篇小说。后来他又写了一个话剧《离婚》，写的是与“四人帮”斗争的故事，又寄给《解放军文艺》。稿子虽也被退回，但这次编辑用钢笔给他写了信，盖了一个公章，说他创作的是大型话剧，最好寄给出版社或是剧院。当



时上海工人宗福先的话剧《于无声处》火爆全国，莫言受此影响，试图通过话剧的发表一炮打响，从此名扬天下，但却遭受了打击，写话剧的心愿，直到2004年《我们的荆轲》在《钟山》发表才了却。

七十年代末期，莫言写作时，极左思想的影响还很厉害，一些刊物的编辑讲课时说创作要抓重大题材，要有政治敏锐性。莫言就天天看报纸，听说刘少奇要平反了，写了一篇《老贫农怀念刘主席》的小说，想等消息公开后，自己的小说就马上到了编辑手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写是行不通的。但无论如何他一直在写着，根据莫言在《漫长的文学梦》里的说法，他的创作应该从1978年开始，此后有不少习作。

覃治华：莫言多次公开宣称他之所以创作是因为能吃饱肚子，能一天三顿吃饺子，在部队写作是想有了稿费可以买块手表戴，买双皮鞋穿。其实摆脱贫困的农村生活，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只是他进行创作外在的功利性因素，应该还包括更多的利益、名誉和生活经历等，从而全面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通过创作发泄内在的情感。他在《酒国》法文版发行后接受法国汉学家杜特莱的采访时就说过：“文学对于我的精神生活同样重要，因为我可以通过写作发泄感情，多种多样的感情，这是很主要的表达方式。如果没有小说这个发泄方式，我可能做出各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它就像是我的感情（爱与恨等）向外传输的水渠一样，幸好有它，我才得到些许安慰。”

张秀奇：功夫不负有心人。莫言调到河北保定狼牙山下的易县后，依然做着文学梦，对写作不离不弃，创作了许多作品，专找那些地区级的小刊物投寄，终于在1981年秋天，老兵莫言服役六年头上，在获得了一名士兵最高级待遇的时候，保定文联的《莲池》（第5期）发表了他的处女作《春夜雨霏霏》。《春夜雨霏霏》的发表如同小说一样很有故事性。有一天，莫言收到了《莲池》的一封信，一名编辑希望莫言能去编辑部谈谈。莫言手拿着这封信翻来覆去地看，激动得一晚上没合眼，第二天一早，搭上长途汽车赶到了保定市，找到了《莲池》编辑部，进门就转着圈敬礼，然后把那封信拿出来。莫言在这儿见到了“永远不敢忘记的毛兆晃老师”（《从〈莲池〉到〈湖海〉》）。毛编辑把莫言投的稿子拿出来，说小说有一定基础，希望莫言回去之后改一改。回到部队后，莫言感到不好改，他就干脆重新写了一篇，亲自送到编辑部。没想到毛编辑一目十行地看了，说还不如第一篇好。莫言虽然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他没有气馁，他对毛编辑表决心说自己保证能够改好。后来莫言考虑了很久，把一前一后两篇小说糅到一起送到了编辑部。过了一段时间，毛编辑给莫言写了一封信，说改得不错，刊物决定要用了。就这样，莫言在《莲池》上发表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这是篇书信体小说，是莫言的探路之作，是他在文坛上试着迈出的第一步。小说问世时，正逢社会上大力宣传“五讲四美”、文学中大写“心灵美”之际。作品中主人公“我”是一位军人的妻子，一个朴实而多情的农家姑娘，她与“哥哥”结婚两年，却只在一起生活了二十天，在绵绵春雨夜中给守卫小岛的丈夫写信，以“妹妹”的口吻，倾诉自己真切的思念。小说触及了个人利益与国家使命的



矛盾,但小说的最终价值取向是牺牲个人家庭幸福,对丈夫驻守海岛、保卫祖国安宁的理解、支持和鼓励,展示了人性的亮丽。年轻夫妻间“爱小岛就是爱祖国;不爱祖国的人,值得你爱吗”的抒情语言和炽热的情怀,对人物唱出了道德赞歌,属于比较典型的主调小说。作品在题材上虽不新鲜,却显示了莫言营造意境的能力,格调清新,哀而不伤、丽而不淫。

几个月后,莫言在1982年第2期的《莲池》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丑兵》,写一个年轻战士把他创作的小说投到出版社,经过漫长的等待,出版社终于发出了约他面谈的信函,但他已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触雷牺牲了。小说中的丑兵确实有些丑,从嘴巴到眼睛,从身材到脸面,都不好看,战友们把他叫做“卡西莫多”。由于他长得丑,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新兵入伍后没人愿意要他,出公差没他的份,接待慰问团不用他,因为丑,他甚至还被剥夺了爱美的权利,有人当众撕下了老母亲为他编织的脖领。后来为了躲避那个虚荣的环境,他主动申请到生产组去喂猪。然而就是这个相貌丑陋的士兵却能在祖国需要的时候,1979年中越关系紧张、对越反击战开打前志愿报名参战,并在战场上为救助身负重伤的战友,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小说写出了丑兵美好的心灵世界。

莫言写这篇作品的动因很可能来自于个人感情上的内驱力,是他个人感情的一次释放。莫言从小就觉得自己丑,不受大人们喜欢,而且自小又馋又懒,为此受过很多委屈。这种歧视和嫌弃,对莫言刺激很大。他参军后也不会觉得穿上军装就变得英俊起来,在军营里或许也受到过战友们的奚落,而这种奚落一定会深深地留在他的记忆里。其实莫言当兵后精神十足,不仅不丑,还颇有些时髦。《丑兵》表达的是耐人寻味的丑兵不丑的哲理意味,充满了对虚荣心和社会不良风气的批判精神。小说有些作家“自传”的色彩。

覃治华:《莲池》杂志为小说《丑兵》配了插图,在后面还附有一篇编辑手记,向读者介绍莫言,说他是驻军某部一位战士,文笔细腻,感情真挚,大有希望。手记中给予莫言的评价,对莫言的创作有很大的激励。

张秀奇:这种激励产生的影响和效果是莫言一篇篇小说得到发表。《春夜雨霏霏》和《丑兵》发表后,对改变莫言迟迟不能提干的命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青年教官莫言从1982年秋到1983年底,在部队作为一个负责新闻方面的干事,在完成新闻稿件写作的同时努力创作小说,接连在《莲池》和《花山》杂志发表作品。1982年《莲池》第5期上刊载了他的《为了孩子》。

莫言小时候曾被冤枉,说他把堂弟从树上推下来,遭到了母亲的痛打。如今莫言置换了经验,把这件事改头换面,塞进一个好人好事的俗套里,塞进了“水乡风情”的酒瓶里去,安上了好人好事的光明尾巴。

秋生和大胖原本是一对好伙伴,但因为玩冰爬犁打了架,引发了两家大人的争吵。先是两家的女主人隔墙吵闹,后来男主人也加入其中,局部战争逐渐升级,转眼间演变



成了一场全面战争。经过乡亲们的劝说,家庭战争才暂时得到平息。晚上两家人都在吩咐各自的孩子不要再和对方家的孩子玩耍了,孩子不得不郑重其事地承诺。到了第二天,孩子们照样在一起玩冰爬犁玩得不亦乐乎,早把昨天的纠葛忘了个一干二净。一不小心,黑头的儿子秋生掉进了冰窟窿,大胖哭着去喊爸爸二毛,二毛赶快来到湖边,他不计前嫌,二话不说就跳进了冰窟窿,将秋生救了上来做人工呼吸,秋生终于从死神手里逃脱。这时人们看到二毛满脸青紫,浑身“哆嗦成了一个蛋”。小说篇幅很短,故事也很简单,形象地阐释了“远亲不如近邻”这个亘古不变的道理。这样一来,两家人因为孩子的打打闹闹而惹出来的矛盾,又因为对孩子的救助而化干戈为玉帛,将题材上升到了乡里邻居精神品格的高扬,歌颂了自古以来维持社会和睦相处的邻里和谐关系。

覃治华:这篇小说又名《因为孩子》,莫言曾在《超越故乡》里说,“看起来写的是水乡风情,其实写的还是我老家那点破事”。这篇作品可看出,当时莫言被创作教条所束缚,在写作上采取躲躲闪闪的态度,一种虚假的情感,好像不拔高就无法去表达。在写这篇小说之前,《莲池》的编辑毛兆晃带着他去白洋淀体验生活。在浮皮潦草、不了了之的“体验生活”之后,莫言明白了:“摆着一副体验生活的架势下去体验生活,其实是一件荒唐的事情。”(《超越故乡》)

张秀奇:1983年莫言在《莲池》发表小说《售棉大道》,写一群棉农卖棉花的故事。莫言1973年至1976年曾在县棉花加工厂里干了三年半,由于他叔叔的关系,棉花加工完了,就留在厂里面维持厂里的卫生和安全保卫,期间开阔了眼界,城乡之间巨大的沟壑,对莫言这个本乡本土的青年农民造成了心理落差,产生了离开农村的强烈愿望。莫言在小说作品里用到自己在县棉花加工厂工作经验的地方并不多,只有《售棉大道》和上个世纪90年代初写的中篇小说《白棉花》。

在小说里,卖棉花只是一个线索,因为售棉不畅,杜秋妹和刚刚生完孩子不久的军嫂腊梅、车把式和拖拉机手在不得不停下来的排队路上结识了,前后一天一夜间他们发生矛盾冲突,拖拉机手自私顽劣,引起杜秋妹反感,杜秋妹对他生气却不计前嫌,帮他化解了一场可怕的火灾,避免了一车棉花化为灰烬的损失,由于杜秋妹品德和作风的感化,第二天卖棉花成了一个皆大欢喜的圆满结局。身板结实、热情开朗、粗中有细的车把式,一个新时代的好男儿赢得了杜秋妹的好感,两颗年轻的心撞出了爱的火花。通过普普通通却令人感到筋疲力尽、甚至心惊肉跳的售棉经历,描写了四个人物,塑造了健康开朗的乡村道德形象杜秋妹,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美好的情操,歌颂了真善美,抨击了假恶丑。作品让人联想到孙犁短篇小说《荷花淀》里的人物,想到孙犁用诗情画意的方式表现一场残酷的白洋淀伏击战,抹掉了战场上本来会有的血腥。《售棉大道》讲述了卖棉花的陌生人之间同舟共济的淳朴情感,饱含深情地写了棉农们身上的人性光辉,姑娘和军嫂、小伙子们间的互相帮助。

覃治华:你刚才说到孙犁和他的《荷花淀》,其实莫言《售棉大路》之前发表的三个短